

晚清湖南知名“绍兴师爷”王光焕

王兴国¹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船山学社, 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 论文第一部分介绍了晚清时期湖南绍兴师爷的主要情况, 及王氏在其中的地位; 第二部分介绍了王光焕的几个主要弟子的情况; 第三部分分析了王光焕的《蕨庵诗存》的主要特点。

【关键词】: 王光焕 绍兴师爷 蕨庵诗存 湖南 晚清

【中图分类号】: K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219 (2018) 02-0068-06

作者简介: 王兴国(1937-), 男, 湖南株洲人,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湖南省船山学社社长, 湖湘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 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湖湘文化史。;

王光焕(1858-1934), 字意澄, 湖南善化县樟桥(今属株洲市荷塘区仙庾镇)人。少家贫, 附读于同族塾师家, 得举秀才。后“屡蹶于名场(三次考举人不第), 复蹙于生事, 乃习申韩之言(学刑名之业, 相当于现在的律师), 求升斗之禄。”^{[2]49}

一

“师爷”又称幕友、幕宾、幕客, 是人们对于作幕之人的一种俗称。旧时代师爷虽然是政府部门的佐治人员, 但一般并无官衔职称, 也不在政府体制之内。师爷由幕主私人聘请, 与幕主属雇佣关系。幕天尊师爷为宾、为友, 师爷称幕主为东翁、东家。师爷发源于周官幕人。至明代, 师爷作为一种特殊的幕业形态开始萌芽。有清一代, 师爷非常活跃, 上自督抚, 下至州县, 都聘请师爷佐理政府事务。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 “盖仆从之于官, 称老幕; 于幕友称师爷。刑名、钱谷二席均得此称。”师爷为幕主出谋划策, 参与机要; 起草文稿, 代拟奏疏; 处理案卷, 裁行批复; 奉命出使, 联络官场。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故清代社会流传着“无幕不成衙”之说。

幕业的分工比较细, 有刑名、钱谷、书启、挂号、朱墨、账房和折奏等等。

挂号、朱墨、账房诸行当, 一般不用经过专门的学习, 只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和衙门中的关系, 便可入幕就业; 书启和折奏则主要取决于举业的功底。刑名和钱谷这两种行当, 则由于其知识、技术具有很高的专业要求, 必须经过专门的培训。“绍兴师爷”主要就是从事这两种行当。在晚清, 湖南最有势力的绍兴师爷是以任麟及其弟子所形成师徒关系的“绍兴邦”。据《清稗类钞》记载: “山阴(即今绍兴)任筱棠观察之[子]龄, 初治申韩家言, 久幕于湘, 郡邑幕僚大率为其门徒。幕例, 师荐徒于人, 月必以所得馆谷分润于师, 习以为常, 贤者不免。以故任之岁入殊巨, 遂积资数十万, 蓄田宅, 置姬妾, 享用奢侈, 拟于素封。”陈天锡《迟庄回忆录》的记载则更加具体: “湘省名幕有鄂一王二潘三冯四之称, 鄂即筱师(名同寿字筱亭), 王为王惕菴先生, 潘为潘季鲁先生, 冯先生已不能记忆其名字。四人者, 皆为任小棠(麟)先生之高足……筱师门下先于吾及门者, 为无锡强培根(本)、善化许泳六(振昆)、侯官陈肖皋(天驷)、武进刘紫璇、长沙张福运、善化王意澂(光焕)。”

作者简介: 王兴国(1937-), 男, 湖南株洲人,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湖南省船山学社社长, 湖湘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 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湖湘文化史。

任麟，字筱棠，绍兴人。陈天锡在谈到任麟时说：“任先生在湘之名望甚大。而气焰亦盛，其后由慕而官，改名子麟，以道员需次湖北。陈右铭（宝箴）抚部曾参劾之落职，则知盛名之下，气焰之为累矣。”^[1]其实，在湖南巡抚陈宝箴于 1895 年到任之前，已有人参奏任麟的诸多罪状，朝廷诏令是指示陈确切查明。经详查后，陈宝箴奏报朝廷：“查任原籍江苏宜兴县，在湘游幕多年，广通声气，植利营私，湘省繁要州县刑幕，类出门下及为所推荐，否则多无敢延聘。以致奔竞之徒趋之若鹜，即谨厚之吏，惧其吹求，亦不敢不曲意周旋。似此气焰薰灼，实为湖南官场之蠹。”因此奏请“即行勒令回籍，不准逗留”。此一奏章写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二月三日即获上谕批准：“臬幕任，在湘盘踞多年，广通声气，又附名各省保案，蒙捐指省。著即行勒令回籍，不准逗留，并著陈宝箴查明该员保案，咨部撤销。”经过陈宝箴的调查，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二十五日的奏折中实事求是地为任麟澄清了原奏中一些不实之词。如对所参任与己革同知合伙开钱铺、典当多处，家资至数十万金一事，经查明，所开典当均系他人经手，各典号共存银约合五万六千余两，尚无“二十余万金之多”；又如说“邬同寿现既辞出府署，又未在湘省作幕”，因此建议朝廷“邀免置议”。这样就避免了对其弟子邬同寿等人证据不确的牵连。^[3]所以任麟后来并没有回籍，而是一直居住在长沙梧庄。邬同寿的《一砚楼诗草》中有多首诗便是涉及与任师在长沙的交往。如《嘉平月（十二月）朔任师招陪韩古农观察同宴梧庄》，《春日宜兴任师招陪同学诸友宴游梧庄》等等。

邬同寿（1849-1919），字筱亭，浙江姚江（即余姚县）人。廖树衡在《一砚楼诗草》序中说他“少孤贫，试吏于湘，既而不乐卑栖，去而入幕。守其节母之训，终身俭黻，刻苦自励，用能葆其贞素，发声名于时，一时东诸侯之闻其名者，争相延致，惟恐其不得当，盖人皆知君为佐治才矣”。王闿运在此诗草序中则称：“邬君筱亭，欽奇磊落人也，与余有姻连而不数相见。及挂弹章经湘雪（即指邬在前述任麟案受牵连），名始大振。虽山人亦能识其名字，而余益异之。顾以其弃官而客，与汤若士（显祖）异趣，必有所挟持以与世沉浮。盖若士以科第得官故官重，筱亭以议叙入官故客贵。人之自贵重者不役于人者也，内有主则言有物，是通于诗者也。比游湘东，数过从，偶见其诗，果不凡，近而专工七律，用事耦词，有出于唐宋诗人意外者。”王序中所说“比游湘东，数过从”，指邬同寿在衡州府任幕僚时，王闿运正主讲衡阳船山书院，而廖树衡则于 1899 至 1900 年治矿业权清泉校官，当时他们常来常往。廖树衡还说，王闿运“评君（指邬同寿）诗声音浏亮，词事相副，且决其晚遇必亨。君闻为之益勤”^[4]。在此诗集的《跋》中，吴庆坻说“邬君浙人，而长于湘，抱用世之志，敝屣一官，为诸侯老宾客”。金镜蓉说：邬氏“官不自试而谈治术，拯患难，当途之士或未能与之争先。爱人如己，直谅鉴心，并世所罕”。王瑞生则说：“筱亭先生练习吏事，卑小官而隐幕府，其志已高人一等。”“为人磊落英多，故其诗情词超迈，卓尔不群。”^[4]

王光焕举秀才之后，曾在曾国荃的威毅伯府第教过馆，又曾在思贤讲舍肄业，以准备参加乡试。他参加乡试时，结识了福建福州藤山塔亭人陈自新（1843-1904）。陈字焕皋，光绪丙子（1876）进士。光绪十九年（1893）湖南乡试，朝廷任命陈焕皋为对读官。光绪二十年（1894）湖南乡试，朝廷任陈焕皋为第四房同考官。就在此时，王光焕参加乡试的文章得到了陈焕章的赏识，推荐了他的试卷，王氏因此成了陈氏的“荐卷门生”，所以王氏对陈感激涕零，始终对他执弟子之礼。王光焕虽然参加过三次乡试，但未能考上举人，所以萌生了学习刑名师爷的想法。正好，陈焕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聘王光焕为其第六子和第七子的塾师。陈焕章的第三子陈天聪是著名刑名师爷邬同寿的学生，陈焕章与邬氏的关系也比较密切，所以王光焕在陈家当塾师的过程中，便多次请求陈焕章介绍他当邬同寿的学生。经过陈焕章与邬同寿的联系，邬氏答应收王光焕为弟子，王氏便于 1901 年辞馆，赴衡阳跟邬同寿学刑名师爷。^[2]临行之时，陈焕章写了一首诗为王光焕荐行，王氏步其原韵敬和，诗题为《赴衡州陈焕皋师以诗宠行敬步原韵》：

循吏儒林第一流，门墙何幸此生投。

骄人偏觉无官乐，说士能消不遇愁。

有后尽容娱晚节，忘机谁更触虚舟。

怜他天壤劳劳者，得傍元龙百尺楼。

攫月拿云额已虚，安排草泽学陶渔。

万方别为筹前箸，十上频叨缮荐书。

拂拭顿教心王壮，濯磨浑忘发萧疏。

称觞来岁蟠桃会，待酌湘波颂九如。

王光焕从鄮同寿学习刑名时，年龄已经 43 岁。他认为鄮同寿是“循吏儒林第一流”，为自己能够进入鄮氏门墙而感到三生有幸。他这么大的年龄还在拂拭自己的心王，为提高修养而忘记了自己的头发已经逐渐稀少。在拜见师傅之时，王光焕写了一首《呈鄮筱亭师》的诗。诗云：

鄮侯事业昌黎望，下士倾心已十年。

抱刺未通萦梦毂，升堂无分感华颠。

须眉早向图间识，薪火曾从句里传。

今日居然趋便坐，可容收作老彭宣。

他将鄮同寿的刑名比作鄮侯萧何的作律，他倾心于此已有十年之久。他抱着名刺萦回于梦想之中，学技不得其门而入自己头发却都白了。现在我终于可以到您家学习，请容许我做一有学识渊博的老彭宣吧。

学习刑名是一项十分刻苦的功课。据陈天锡叙述其学幕经过，内容十分繁杂：先读《大清律例》，律为常经，例则因时而定，尤须熟背其目录，律例中首应细读名例，其余各律，则须按需用之多寡，为研读之先后。如刑律计有十一目，户律计有七目，这是办理刑名钱谷者首先所触及，适用为最多，故读毕名例，即须及之。以次读吏礼兵工四律，以窥其全。此四律除兵律计有五目外，其余三律各只二目。在读刑律时，一面即须研究律文中例分“以、准、皆、各、其、及、即、若”之八字，每一字皆有一定之意义，不容丝毫错误，一有错误，则罪刑之轻重出入随之，人命生死，所关至重。八字外有所谓律眼之“但、同、俱、依、并、从”六字及“从重论、累减、递减、得减、罪同、同罪”七名词，亦各有其定义，亦不能误用误解。律例之为书，每条各有精蕴，解悟不易，非就同异之处，加以比较研究，便难融会贯通。又条文有关罪刑之订定，每有其基本之原则，读者尤须明其旨归，然后援引方能适当。例如通奸之罪，服制愈亲则愈重，若不明此意仅依凡人处断，则失出矣。盗窃之罪，服制愈亲则愈轻，若不明此意，竟依凡人处断，则失入矣。诸如此类非只一端，要在师友相与讲肆，豫之于平时，理解既充，用之于临事，乖违可免。这说明，如此繁杂的律例，是非二三年不能竟其大体的。^[2]鄮同寿老师除了让学生读律及看有关刑案籍外，未尝有特别指授。惟令多看到文，为观摩练习之资。

宣统元年(1909)鄮同寿 60 岁，他当时健在的 14 个弟子，集资刊刻了老师的《一砚楼诗草》，并且在此书的最后一页附录了他们的名字：刘旭煌、刘庚鸾、王光焕、强本、许振崑、刘钧焘、张集运、黄善赞、易庆彬、陈天锡、易庆怡、董玉铨、陈祖贤、孙开先。(湖南图书馆所存《一砚楼诗草》没有此名单，笔者请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工作人员查到了此名单。)

二

王光焕从鄮同寿学幕之后，做过一段时间的师爷。从其诗中所记可知，他曾于丙午(1906)、丁未(1907)在永明县(今江永县)作幕僚，“癸丑(1913)于役茶(陵)、攸(县)等县”，又于“乙卯(1915)……在浙江长兴县幕次”。陈迪光所撰《蕨庵诗存序》说，王光焕在任师爷时，“其所佐州县，冤抑则平反之，苛虐则蠲除之，恩施则掖劝之。律己以信，接物以诚，执事以慎”。

进入清代末年和民国初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现代司法制度的推行，师爷这一职业也已经穷途末路，所以王光焕在鄮

同寿处学成之后，并没有做多久为师爷。他的一生的主要成就还在于教馆，并且培养了几位有成就的弟子。

曾广钧(1866-1929)，湖南湘乡人，曾纪鸿之子，曾国藩之孙。王光焕之孙王高咏在《《蕨庵诗存》著者王光焕意激先生事略》中说，昔日，他在家里的“书柜中看见过曾纪泽(鸿)之子曾广钧得举秀才之喜报，其红帖刊有其祖父曾国藩读书时当年诸教师名字，其父曾纪泽(鸿)读书时当年诸教师名字，以及曾广钧本人读书时诸教师名字，其喜报上写着‘呈意激夫子大人’，落款是‘受业曾广钧拜’等字样。据说这是明清时代学子入学中举之喜报，列上祖父、父亲，及本人共三代的诸教师尊名，也就是所谓‘三代不忘恩师’之意，与旧时厅堂中写有‘天地国亲师之位’相似”。曾广钧考秀才的时间，史料缺乏记载，但关于朝廷赏曾广钧举人一事，倒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逝世时，朝廷赏曾纪鸿、曾广钧举人，一说是光绪七年(1881)曾纪鸿逝世时，朝廷赏曾广钧举人。(前一说法见孙启华《曾广钧诗歌研究》附录一《曾广钧年谱简编》，后一说法见360百科“曾广钧”。)笔者觉得后一说法比较合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曾广钧举秀才应该是在1881年以前，而王光焕执教曾广钧也应该是在此以前。《蕨庵诗存》中有一首诗叫《夏夜戏斗诗牌得句》，注明“时馆湘乡威毅伯第”，威毅伯是曾国荃的封号，曾广钧与曾国荃一家联系十分密切，因此王光焕与曾广钧有交往是完全可能的。曾广钧才华横溢，少年得志，凡是他要学的，则无所不能。十来岁就能诗善文，常与长者唱和，王闾运称之为“圣童”。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入京会试，中进士，入翰林，为国史馆协修加三级。时年23岁，是翰林院中最年轻者。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曾广钧奉旨“记名”出使大臣，钦派湘鄂9营总翼长，统领钢武马炮队5000人出国援助朝鲜。后中日讲和未开战。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维新，曾广钧在京加入了新党，所以梁启超的诗界八贤诗中，有赞“曾伯君”之句。戊戌变法失败时曾广钧任广西武鸣府知府，但当时在京，其母安排其先行出京，免受其害。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曾广钧弃职归里。从此不再加入政治舞台，倒很喜欢研究诗词、书法、算学及外国科学，诸如声、光、电、化等学问。有《环天室诗集》行世。

陈天锡在《迟庄回忆录》中说：“本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父又延聘荐卷门生善化王意澄(光焕，原名章焕)师，课吾兄弟攻读。吾与七弟四书五经外，阅《通鉴辑览》，多读唐宋十大家及《东莱博议》。时科举已改试策论，每月一七三九五作论文一篇，意师改笔，最能因势利导，作文颇见进步，字课亦日不停辍。吾临颜鲁公(真卿)、何子贞(绍基)，七弟临柳诚悬(公权)，父与刘子蕃大舅通函时，曾谓均能虎贲貌似也。”^{[2]28}这里讲的“吾”即陈天锡，“七弟”即陈仲经。他们都是跟随做官的父亲在湖南居住。陈天锡在从师王光焕后不久，也师从鄂同寿学幕，所以他既是王光焕的学生，又是他的师弟。

陈天锡(1885-1975)，字伯稼，谱名作甘，行六，福建神州人。陈天锡曾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部秘书，考试院秘书，与林森、戴季陶终生交厚。1918年陈天锡任广东三水县民政建设三课课长。此时广州军政府为护法，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为此特组建外交部，向国际友邦驻华公使递交军政府公告，要求友邦承认本军政府，不承认北方政府。外交部总长由林森担任，大元帅府秘书长戴季陶兼次长，政务司司长是孙中山秘书李锦纶，秘书是孙中山之子孙科，一共只四人。人很少，规格却很高。有同乡向林森推荐陈天锡，林森旋即请大元帅颁发任命，任其为秘书。陈天锡亦不负所望。外交部文牍繁多，凡不能及时料理之件，陈天锡就带回住所连夜加班完成。既能吃苦耐劳，又很干练老成，林森十分赞赏。当年五月，外交部解散。陈天锡在外交部任职仅两月余，但其勤奋、艰苦、精干，己为人识。不仅林森欣赏，临别时戴季陶亦对陈天锡悬言：我们将来当还有共事机会。1928年，戴季陶托陈天锡编写《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陈天锡历时三个多月，将西沙、东沙诸主要岛屿的地理位置，包括精确的经纬度数，交通里程、面积、物产资源、历史建设、行政区划，以及当年与日本、越南对群岛主权之争的外交电文、案牍文件等等，分门别类加以详细说明，并汇编成图，圆满完成任务。中国史籍中，不乏记载南海诸岛的资料，但用的是其它名称，如万里石塘、千里长沙等，以西沙群岛为名记载的是以此书为始。这本书是我国有关西沙群岛、东沙群岛最早最系统的历史文献。陈天锡长期在考试院工作，后去台湾，以考试院首席参事退休。其著作还有《戴季陶先生的生平》、《戴季陶年谱》、《迟庄回忆录》、《考试院施政编年录》、《戴季陶先生文存》等。

陈仲经(1885-1973)，谱名作砺，字仲经，行七，晚号琴楼。陈仲经童年在湖南读书，后受业于经学大师皮锡瑞。又入南京南洋方言学堂、南京高等学堂就读。前后肄业三校，每试多冠军，见重师长。林森于1923年7月21日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建设部部长。当他得知陈仲经也到粤后，便要陈仲经立刻到建设部办公，任其为建设部秘书。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林森被推任为国务委员。在离开建设部时，他非常关心陈仲经，认为他再留在建设部，可能难以发展。而国务委员下面又没有实体机构，不便安

排人事。于是，林森向宋子文推荐陈仲经，宋子文相信林氏识人无误，任陈仲经为财政部秘书，兼管印花税总处。陈仲经在大陆期间还曾任过福建省财政厅代厅长、闽赣食糖专卖局局长、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第二处处长、广东广西考铨处处长等职。后去台湾，1952年6月从考选部代理常务次长职务上卸任后，受聘考选部顾问。所著《青芝老人轶事》，记录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献身国民革命的事迹。诗集《琴楼吟草》，故园情怀，催人泪下。陈仲经既是王光焕的学生，又是王光焕儿子王运昌的老师。王光焕在1929年写的《寿陈师母七十》注中说：“运儿业师陈仲经世兄之母”。王运昌(1893-1951)，字劲甫。此公长期在税务所、粮食仓库工作，专业特长是打算盘。王运昌从陈仲经学习的应该是钱谷师爷。他在民国初年还进过法政学堂。

陈天锡在《迟庄回忆录》1912年条写道：“本年八月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王意澄师介绍吾与七、九、十诸弟入党，于是与诸弟同时加入。依照规定，须有二人介绍，意师又转请周道腴(震麟)先生为之。”^[2183]关于王光焕的国民党党员身份，不见其他史料记载，他在成为国民党党员前，是否加入过同盟会有待进一步考证。周震麟(1875-1960)，字道腴，湖南宁乡县。1894年中诸生。后考入武昌两湖书院，与黄兴同窗，结为好友。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任湖南都督府筹饷局总办。1913年至1917年任北京政府国会参议院议员，1917年9月任大元帅府参议、国民党广东支部总务长，创办《真共和报》。1919年任孙中山驻上海秘书长，曾参加讨袁护法诸役。1949年与程潜等人发起湖南和平自救运动，湖南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顾问、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第一、二届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团结委员等。

“九弟”名陈绍箕(1888-?)，字叔齐。幼时他曾去华容县城里典当铺当学徒。1927年随军北伐。1938年在财政部税务署上海分部任职。1945年12月出任北平税务局局长，1947年调任张家口税务局局长。全国解放后在北京养老。

“十弟”名陈天材(1888-1949)，字季梓。曾长期在南京政府财政部盐政司任职。后得胃溃疡呕血，于1949年逝世。

王光焕的荐卷老师陈焕皋有八个儿子，王氏除了前述替老六、老七当老师，又介绍老九和老十加入国民党之外，他与陈家的老二和老三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老二陈天听(1872-1907)，字不浮，自少博览群书，以天下为己任。中日甲午战败，清廷割让台湾，天听深感痛心。清光绪三十年(1904)赴日本留学法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毕业，于四月十九日乘日本“博爱丸”船回国，愤国事蹈海自尽以醒国人。民国肇建，陈天听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王光焕在《送陈不浮世兄归福建》一诗中说陈天听“自云平生学，率性徇所喜。经求大义通，考据成圈豕。理求寸心安，语录都敝屣。汉宋浑界疆，肆力萃诸史。马班迄前明，各各竟原委。治乱兴亡符，致用将于是。”这说明，陈天听是一个善于治学，注重经世致用的学者。

老三陈天聪(1874-1906)，字肖皋。秀外慧中，1895年开始在衡州从邬同寿学慕三年，是王光焕的师兄。1901年有广东番禺县胡翔青，调任署理岳州府华容县，闻邬同寿大名，专门取道衡州求邬氏为其推荐幕僚。邬同寿即荐弟子陈天聪为其担任刑名、钱谷二席。陈天聪乐从师命，随即与胡翔青同赴华容。1905年九月陈天聪馆武冈，行前曾恳请尊师邬同寿收其六弟陈天锡为弟子。不久陈天聪改馆辰溪。到馆没几日，旧病剧烈发作，医药无效，在腊月初溘然长逝，年仅三十三岁。陈天聪的夫人王素清见丈夫不治而死，痛不欲生，竟吞服大烟膏自尽，随夫而亡。王光焕在《酬肖皋绍枝两世兄惠题拙作》一诗中，说陈天聪：“才调原高学识兼，吟成七宝相庄严。不将瓦砾尘青睐，那信风骚幕府前。”“壮年经济蕴长虹，一顾群堪冀北空。依似冥鸿意寥落，摩霄坐让羽毛丰。”

三

据有关记载，王光焕的著作有《讼庭花落》《三余随笔》《苕霁纪游》等，皆毁于兵火，今存者唯有《蕨庵诗存》一卷，收诗63首，刊于王氏逝世的1934年。对于王氏的诗，陈迪光在为此诗集刊印时所写的序中有一个总的评价：王氏“无意于以诗自见也，然其恬淡端悫之风合乎温柔敦厚之教，故发而为诗，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鸟兽草木风云雨露之状，莫不曲得其情而深会其理，非昌黎韩子所谓存志乎诗书而寓辞于乎歌咏者乎？论者恒谓诗人不入学派，学人不入诗派。殆指明人而言耳。若先生者则以学入

诗而闲情逸兴又足寄其邃理深思者也”。这说明王氏之诗善于将学识与诗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既富于哲理,又颇有闲情逸兴。具体分析,可以发现这本诗集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具有恬淡端恣之风。所谓“恬淡”一般指人的性格恬静;所谓“端恣”则是指正直诚谨。集中有《读书乐》一诗,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这种恬淡之风:

一日不读书,俗垢满胸臆。

势利渐逼人,促缩天地窄。

依依靡所适,自旦达昏黑。

猛然发深省,理我旧时册。

良朋去复来,放心求则得。

眼界一时空,金玉皆无色。

下视纨裤流,身小直如蠹。

始知书如药,能使百病息。

叹彼寒儒寒,营营衣与食。

不解读书乐,愁苦终何极。

诗人将读书当作医治世俗百病的良方。在他看来,只要一天不读书,世俗的种种落后观念就会充满心胸。那些势利的观念渐渐地逼迫自己,压缩了理想的天地,使自己一天到晚昏昏沉沉无所适从。这时自己突然猛省,重新发奋读书,书籍这些好朋友又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只要安下心来认真学习就会有所收获:眼界一时空明了,金玉之类的俗物都失去了颜色。这时再去看看那些纨绔子弟,就感到如跳蚤一样的藐小。这时也才懂得书籍就像医药一样,能够治疗百病。我为那些终日为衣与食而忙碌的寒儒们叹息,他们不懂得读书的乐趣,所以其痛苦没有止境。

要做到淡薄名利,就要像《田家杂兴》一诗中所描述的居住在深山的老农那样,“不识功与名。所勤在东作(春耕),所望在西成(秋收)。西成既有秋,野人愿已盈。看妇酿新黍,呼儿采银莼。贫贱宾客稀,取酒时独倾。仰天一长啸,终为陇亩人”。这说明,要真正做到鄙薄名利,就要自己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努力奋斗。为此还要能够顶住种种压力。诗人在《雪后游竹林得句》中写道:“不呼长耳不登楼,紫竹林中著屐游。笑道此君多劲节,者番见我尽低头。”竹子是以劲拔挺直有节气而闻名,人们也常常以画竹寓劲节。但是当大雪之后,竹子便被雪压得不得不低头,有的甚至断折。这说明,要抵抗外力的压迫是很不容易的。王光焕有时也检讨自己不能抵御外力的压迫。他在《萧斋狂生口占》中写道:

年来何处是生涯,贪得锱铢负岁华。

文为依人常降格,身因多病每思家。

风侵碎镜摇苍玉，月上疏椽漾碧纱。

妬煞老农顽福占，隔窗团坐话桑麻。

为什么会出现“文为依人常降格”的现象呢？就是为了“贪得锱铢”。可见，一个人要真正做到保持独立的人格，不为名利所迫是很不容易的。诗人在《和黄芷春学博中秋观剧诗》的序中，就说明此诗是被胁迫而作的：“歌者蓉郎姿态绰约，丁未(1907)中秋奏曲永城(今江永县城)。芷春倾倒之极，别后屡为诗忆之，并拉予为和。予以体涉不庄，未遽应也。而催促再四，词色之间颇形怨愤。若疑他人皆不知子都之俊者，亦可谓痴绝矣。迫成一律，聊以塞责。”古人往往将描写或歌颂艺人的诗歌归入“艳诗”之列，所以王氏说“体涉不庄”。学博是对学官的尊称。他是可以管王光焕这个幕僚的。他为了让王光焕和他一样写诗吹捧自己所欣赏的艺人，至于“催促再四，词色之间颇形怨愤”，这样做也太过份了。所以王光焕在此诗之序公然说出是“迫成一律。聊以塞责。”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光焕的“端慙之风”。

其二，忠爱绝伦的忧国精神。王光焕虽然是一个以读书为乐的老秀才，但是对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却是非常关心的，具有一种忠爱绝伦的忧国精神。这种精神既表现在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表现在他对现实问题的关心。唐景尧在为《蕨庵诗存》所写的题词中说：“集中游仙咏史寄意最深。”我们且看《拟左太冲咏史》，其第三首云：“吾怀毛遂剑，数言服楚君。吾爱朱亥椎，一击挥秦军。奇功出下士，余子空纷纷。当其韦布时，何人识不群。处囊颖忽脱，乃觉玉石分。惭愧纨裤流，意气徒千云。”所谓“奇功出下士”，是说毛遂、朱亥这些在历史上曾立下奇功的人物，其社会地位并不显赫。当他们还是普通老百姓时，有谁能够识别其超群的能力呢？他们一旦脱颖而出，人们对什么是玉什么是石便分得清清楚楚了。第六首诗谈到贾谊时说：“贾生上治安，年少名共振。痛哭复太息，似谓朝无人。所养虽未纯，忠爱要绝伦。忧国有良谏，危患宜预陈。君门九重远，何处闻清声？我欲叩闾阖，高问谁秉钧？”所谓“所养虽未纯”，是王夫之对贾谊思想的评语：“谊之为学，粗而不纯……任智任法。”^{[5]100}就是说贾谊的学术思想并非纯粹的儒家，还夹杂了黄老道家和法家的思想。王光焕在诗中都能引用王夫之的言论，不愧为思贤讲舍的学生，因为郭嵩焘创立思贤讲舍的目的就是要弘扬船山思想。王氏虽然批评了贾谊思想的不纯，但是充分肯定他的“忠爱要绝伦”，“忧国有良谏”。这也正是王光焕的夫子自道。1898年当王氏流寓皖南时，曾经写过一组《皖城玩月》的诗。在此诗的序中，王氏说明写诗的背景：“夜凉独坐，明月入牖，适阅宁乡周铁贞诗，中有《在狱玩月六绝句》，念其所处，殆与仆同。把笔步之，凄然成咏。”周铁贞，即周汉(1842-1911)，字铁真，湖南省宁乡县。他曾在左宗棠湘军中帮办营务，升陕西候补道。1884年因病回到湖南，长期寄居省城，在宝善堂参与刊布善书活动。1889年由于耳闻目睹英、美传教士来到湖南的一年比一年增多，他刊刻了一本朱墨套印的反洋教的通俗图册，题名《天猪教》。从此开始了他历时10年之久的反洋教斗争。周汉的反洋教宣传品，就其内容来说均以“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为旗帜，着重从传统文化心理的角度对西方宗教进行揭露和批判，认为世界上只有儒、佛、道三教为正教，此外再没有第四教了，因此，一切洋教都是“鬼叫”(叫、教谐音)或“邪教”、“妖教”、“天猪教”(天主教的谐音)，煽惑人心，应该加以诛灭。1898年初，英国驻汉口领事照会湖南巡抚陈宝藏，强硬地要求立刻将周汉拿押究办。此时陈宝箴正锐意维新，期望湖南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遂于3月中旬派员至宁乡县，会同县令朱国华，随带营勇，将周汉拘传到长沙应讯。周汉被解到长沙后，先拘于候审所，他竟将所中器物、镜屏等打碎，并将候审所委员王扭毆关闭。陈宝箴遂令将其转移到三府坪按司狱。周汉的《在狱玩月六绝句》今不存，王光焕的《皖城玩月》也是六绝句。如果说，周汉的反洋教斗争带有盲目排外的弊端的话，那么从王氏的诗中我们却看不到任何盲目排外的倾向，有的却是精忠绝伦的忧国精神：

抚时偏触杞人悲，满地夷氛仄卷惟。

底事主和诸阁老，小朝廷史不曾窥。

割地输金事已频，养教小丑作强邻。

汉奸不死天难问，此贼前身合姓秦。

此诗的写作不仅是因为作者读了周汉的狱中诗,而且其时戊戌变法正在进行之中。周汉反洋教的实质是反对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而戊戌变法的兴起也是激于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所谓“割地输金事已频,养教小丑作强邻”,正是对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所面临的败局所带来的严重结果的如实描写。诗人将屈辱和约的签订归罪于那些“底事主和诸阁老”,斥责他们是像秦桧一样的汉奸。其爱国忧民的激愤之情跃然纸上。

其三,众书法家书写。《蕨庵诗存》在1934年刊印时,不是采取木板雕刻,也不是用铅字排版,而是请一些书法家分别用行书、隶书和楷书书写,然后石印。这样便使这本诗集从内容到形式都成为一本精美的艺术品。为“诗存”作序者陈迪光(1895-1966),号介石,浏阳县镇头人。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1934年作序时,他在长沙独立创办《湖南民国日报》,任社长,并任湖南审计委员会委员。1949年4月至7月,他曾出任长沙市市长。他是王光焕之子王运昌的幼年时的同学。陈序的书写者为巢功赞(1876-1955),字懋丞,湖南湘阴人,光绪壬寅年(1902)科举人,曾任邮传部主事。1912年任交通部主事,1928年调充财政部湘榷局会计主任。1953年被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为著名书法家。甘融(1894-1970),字哲明,湘阴县人。1921年他与湖南高等师范同学诸人共同创办含光女子中学。1928年秋,他参加湖南省政府行政官吏考试,考取税务局长,先后在长沙、邵阳、岳阳、衡阳等地担任税务局长八年之久,是王运昌的顶头上司。1956年甘融被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巢、甘二人在书写此诗集中有关诗篇时,都是用的行书。诗集隶书书写者唐景尧是王运昌的姑父,唐景森为唐景尧哥哥,唐翊堃则是两唐的侄辈。诗集楷书的书写者卢绍光(字晚香)是王光焕的儿媳、王运昌的夫人。王运昌在样刊其父诗集出版后,曾赋感怀诗四首,其一云:

漫说儒冠命竭磨,强教词客作萧何。

生花笔底沉冤少,囹圄春深沛泽多。

“儒冠”为书生的代指。“竭磨”是一个佛教概念。按照竭磨法中的规定,佛教弟子犯了戒,如果不自行发露,见他犯戒的弟子,应该劝告他发露忏悔,要是劝告他三次,他都不听,便在大众竭磨的时候,为之举罪,使得大家以会议的方式来处罚他。这里意指罪过。作者此诗是说其父王光焕作为一个书生,命舛多乖,本来是一位词人却无可奈何地去当刑名师爷。他的生花之笔所写的状纸很少冤枉好人,因此使那些被囚在监狱中的犯人得到的恩泽多多。

参考文献:

- [1]陈迪光. 蕨庵诗存序[A]. 蕨庵诗存[M]. 1934年石印本.
- [2]陈天锡. 迟庄回忆录[M]. 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Z].
- [3]刘梦溪. 陈宝箴为推行新政大力反腐[J]. 青春期健康, 2013, (11).
- [4]邬同寿. 一砚楼诗草[M]. 宣统元年刻本.
- [5]王夫之. 读通鉴论[M]. 长沙:岳麓书社, 1988.